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夏学文丛

第二辑

论集卷

史金波

杜建录

主编

西夏学述论

聂鸿音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夏学文库

第二辑

论集卷

史金波

杜建录

主编

西夏学述论

聂鸿音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学述论 / 聂鸿音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8.10

(西夏学文库 / 史金波, 杜建录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5490-1648-8

I. ①西… II. ①聂…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西夏
IV. ①K24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8383 号

西夏学述论

聂鸿音 | 著

策 划 | 刘 琛 鄯军涛

项目负责 | 鄯军涛

特约编审 | 张国藩

责任编辑 | 鄯军涛 凯 旋

封面设计 | 苏金虎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 730030 (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印 刷 | 西安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369 千

印 张 | 22.5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648-8

定 价 | 6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西夏学文库

编委会

主任：陈育宁

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序）

牛达生	史金波	白滨	孙宏开	孙伯君	孙昌盛
孙继民	汤晓芳	刘建丽	杜建录	李华瑞	李范文
李进增	李蔚	佟建荣	沈卫荣	杨浣	杨富学
杨蕤	林英津	罗丰	周伟洲	周峰	波波娃
胡玉冰	荒川慎太郎		段玉泉	贾常业	聂鸿音
索罗宁	梁松涛	韩小忙	景永时	彭向前	薛正昌

主编：史金波 杜建录

编务：于光建 张笑峰 杜维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编



百年风雨 一路走来

——《西夏学文库》总序

一

经过几年的酝酿、规划和编纂，《西夏学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终于和读者见面了。2016年，这一学术出版项目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7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在“十三五”开局的第二年即开始陆续出书，这是西夏学界和出版社共同努力的硕果。

自1908、1909年黑水城西夏文献发现起，近代意义上的西夏学走过了百年历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为第一阶段，该时期的西夏学有如下特点：

一是苏联学者“近水楼台”，首先对黑水城西夏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涌现出伊凤阁、聂历山、龙果夫、克恰诺夫、索弗罗诺夫、克平等一批西夏学名家，出版了大量论著，成为国际西夏学的“老大哥”。

二是中国学者筚路蓝缕，在西夏文文献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结合汉文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开展西夏语言文献、社会历史、文物考古研究。20世纪30年代，王静如出版三辑《西夏研究》，内容涉及西夏佛经、历史、语言、国名、官印等。1979年，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专列西夏史，和辽金史并列，首次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

三是日本、欧美的西夏研究也有不俗表现，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西夏语言文献和党项古代史研究方面有着重要贡献。

四是经过国内外学界的不懈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西夏学界推

出《西夏史稿》《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西夏文物研究》《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物》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发表了一批论文。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物、文献、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20 世纪 90 年代迄今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西夏学呈现出三大新特点：

一是《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俄藏黑水城艺术品》《西夏文物》（多卷本）等大型文献文物著作相继整理出版，这是西夏学的一大盛事。

二是随着文献文物资料的整理出版，国内外西夏学专家们，无论是俯首耕耘的老一辈学者，还是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都积极参与西夏文献文物的诠释和研究，潜心探索，精心培育新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在西夏文文献的译释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激活了死亡的黑水城文字，就连解读难度很大的西夏文草书文献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对西夏历史文化深度开掘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举凡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风俗、科技、建筑、医学、语言、文字、文物等，都有新作问世，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著作，宁夏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成为这一时期西夏研究成果出版的重镇。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编纂的《西夏研究丛书》《西夏文献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等单位编纂的《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是上述成果的重要载体。西夏研究由冷渐热，丰富的西夏文献资料已悄然影响着同时代宋、辽、金史的研究。反之，宋、辽、金史学界对西夏学的关注和研究，也促使西夏研究开阔视野，提高水平。

三是学科建设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后更名西夏学研究院）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西夏学作为“绝学”，予以重点支持，宁夏社会科学院和北方民族大学也将西夏研究列为重点。西夏研究专家遍布全国几十个高校、科研院所和文物考古部门，主持完成和正在开展近百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包括国家社

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大项目“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西夏通志”“黑水城出土医药文献整理研究”，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西夏文大词典”“西夏多元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研究”。

研究院按照教育部基地评估专家的意见，计划在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为抓手，加大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力度，推出重大成果，同时系统整理出版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也在继承传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加强西夏学学科建设、深化西夏研究、推出创新成果的计划。这与甘肃文化出版社着力打造西夏研究成果出版平台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三方达成共同编纂出版《文库》的协议，由史金波、杜建录共同担纲主编，一方面将过去专家们发表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另一方面重点推出一批新的研究著作，以期反映西夏研究的最新进展，推动西夏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

作为百年西夏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作为新时期标志性的精品学术工程，《文库》不是涵盖个别单位或部分专家的成果，而是要立足整个西夏学科建设的需求，面向海内外西夏学界征稿，以全方位展现新时期西夏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气象。《文库》分为著作卷、论集卷和译著卷三大板块。其中，史金波侧重主编论集卷和译著卷，杜建录侧重于主编著作卷。论集卷主要是尚未结集出版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因为已公开发表，由编委会审核，不再匿名评审。著作卷由各类研究项目（含自选项目）成果、较大幅度修订的已出著作以及公认的传世名著三部分组成。所有稿件由编委会审核，达到出版水平的予以出版，达不到出版水平的，则提出明确修改意见，退回作者修改补正后再次送审，确保《文库》的学术水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设立了专门的基金，用于不同类型著作的评审。

西夏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原来人员构成比较单一，学术领域比较狭窄，研究方法和学术水准均有待提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加强西夏学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是提高西夏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我国现有的西夏研究队伍，有的一开始即从事西夏研究，有的原是语言学、历史学、藏传佛教、

唐宋文书等领域的专家，后来由于深化或扩充原学术领域而涉足西夏研究，这些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们给西夏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和新的科研气象，为充实西夏研究队伍、提高西夏研究水平、打造西夏学学科集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资料蒐集、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等方面，俄罗斯、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西夏研究者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文库》尽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翻译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特别请作者，特别是老专家在各自的著述中撰写“前言”，深入讲述个人从事西夏研究的历程，使大家深切感受各位专家倾心参与西夏研究的经历、砥砺钻研的刻苦精神，以及个中深刻的体会和所做出的突出成绩。

《文库》既重视老专家的新成果，也青睐青年学者的著作。中青年学者是创新研究的主力，有着巨大的学术潜力，代表着西夏学的未来。也许他们的著作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是他们为西夏学殿堂增光添彩的新篇章，演奏着西夏研究创新的主旋律。《文库》的编纂出版，既是建设学术品牌、展示研究成果的需要，也是锻造打磨精品、提升作者水平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库》是中青年学者凝练观点、自我升华的绝佳平台。

入选《文库》的著作，严格按照学术图书的规范和要求逐一核对修订，务求体例统一，严谨缜密。为此，甘肃文化出版社成立了《文库》项目组，按照国家精品出版项目的要求，精心组织，精编精校，严格规范，统一标准，力争将这套图书打造成内容质量俱佳的精品。

三

西夏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王朝活跃于历史舞台，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繁荣。源远流长、底蕴厚重的西夏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兼容并蓄、互融互补、同脉同源的见证。深入研究西夏有利于完善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对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团结繁荣有着重要意义。西夏研究工作者有责任更精准地阐释西夏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特色、贡献和影响，把相关研究成果展示出来。《文库》正是针对西夏学这一特殊学科的建设规律，瞄准西夏学学术发展前沿，提高学术原创能力，出版高质量、标志性的西夏研究成果，打

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术品牌，增强西夏学话语体系建设，对西夏研究起到新的推动作用，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资源宝库。在甘肃厚重的地域文明中，西夏文化是仅次于敦煌文化的另一张名片。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自西南地区北上发展时，最初的落脚点就在现在的甘肃庆阳一带。党项族历经唐、五代、宋初的壮大，直到占领了河西走廊后，才打下了立国称霸的基础。在整个西夏时期，甘肃地区作为西夏的重要一翼，起着压舱石的作用。今甘肃武威市是西夏时期的一流大城市西凉府所在地，张掖市是镇夷郡所在地，酒泉市是番和郡所在地，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重镇。今瓜州县锁阳城遗址为西夏瓜州监军所在地。敦煌莫高窟当时被誉为神山。甘肃保存、出土的西夏文物和文献宏富而精彩，凸显了西夏文明的厚重底蕴，为复原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甘肃是西夏文化的重要根脉，是西夏文明繁盛的一方沃土。

甘肃文化出版社作为甘肃本土出版社，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早在20多年前就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西夏学研究院前身）合作，编纂出版了《西夏研究丛书》。近年来，该社精耕于此，先后和史金波、杜建录等学者多次沟通，锐意联合编纂出版《文库》，全力申报“十三五”国家图书出版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践行着出版人守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我们衷心希望这方新开辟的西夏学园地，成为西夏学专家们耕耘的沃土，结出丰硕的科研成果。

史金波 杜建录

2017年3月



前言

这里汇集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来在西夏研究领域的评论和介绍。当初写作这些文章的目的各不相同——有平日读书写下的笔记和随感，有为教学准备的专题概述和资料翻译，也有应友人或报刊之约而草成的译文和简介。其中一些已经落后于学术的发展，也难免存在一些限于当时研究条件而导致的失误，本来“拉杂摧烧之”亦不足惜，而现在希望集中发表这些作品，是想给有志进入西夏学领域的学生和学术爱好者提供一点方便，指引一条路径。当然，将来如果有谁愿意编写一部“西夏研究史”，这本文集或许可以为他补充些基础资料，至少可以帮他省去些阅读文献的时间。

如所周知，若想进入某一领域从事学术研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来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西夏研究从开始至今历时不过百余年，这期间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不算很多，仅就此而言，学习者的文献阅读量要远远小于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科。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西夏学者的基础学习却也不像预想的那样轻松，因为需要阅读的资料分别用英、法、德、俄、日这五种常用外语写成，绝不是只习惯于阅读中文的研究者在短时期内所能应对。毫无疑问，如果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概况没有足够的了解，不知道同行们已经做了什么和正在做些什么，针对国际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缺乏基本的对话能力，那么其研究的质量可想而知。现在我们面临的尴尬局面是，经常不得不自称“创新”却说不上来旧的是个什么样子，经常不得不自诩“世界一流”却说不上来世界二流是什么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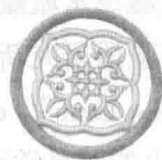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国外每一部著作、每一篇文章的质量都高，事实上即使是名家的代表作也会受到当时科研条件和作者知识结构的局限，在其中留

下为数不少的遗憾。今天我们重读这些作品时，应该着重理解原作者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眼光，而不是仅满足于复述作品的题目和大致内容。这就像我们今天评价一项研究，并不是要看作者写了多少字和解读了多少基础文献，而是要看他在解读文献时体现了哪些思想，为整个学术界提供了哪些新的知识，联系到了哪些历史文化现象，并且对这些现象想到了哪些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以引发学术界的进一步思考，这才是阅读的基本目的。当然尤其重要的是——你本人在阅读时想到了什么。

这本文集收录的大多数文章此前都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过，这次结集时经过了些微的校改：除去常规的校对以外，另把一些文章的尾注和参考文献转换成了页下脚注，统一调整了注释规格，并把几篇早期文章放在文末的西夏字改为用电脑录入后插入文中。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孙伯君教授和学生们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7年2月2日

目 录



世纪回首：中国西夏学的歧路彷徨	001
从绝学到显学：新世纪西夏研究的展望	009
西夏学：我们应该做什么？	013
西夏文献：解读的理想和理想的解读	016
西夏活字本研究述评	020
二十世纪的西夏文字研究	029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法两国的西夏研究	038
Tangutology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051
伯希和西夏语文评论四种	074
西夏史新著《白高大夏国》评介	082
《西夏文杂字研究》读后	086
《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读后	090
《孔子和坛记》读后	095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的《西夏书籍业》及其中译本	098
重读《西夏文字的分析》	102
《俄藏回鹘语文献研究》读后	106
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读后	111
《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读后	115
重读《新集慈孝传》	121

《〈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读后	126
《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读后	130
《党项语历史音韵和形态论纲》述评	134
《英藏黑水城藏文文献》读后	139
《西夏语研究新论》读后	145
“New Laws” of the Tangut State by E.I. Kychanov	148
杰出的西夏学家——克平	151
宴台碑考	157
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	167
一枚西夏文钱	180
简介一枚新见的西夏文钱	182
西夏文文献	184
评伊凤阁《西夏语言资料》	186
西夏史一页	188
评伊凤阁《西夏史一页》	191
科兹洛夫考察队黑城所获汉文文献考	193
柏林民族博物馆藏 T. M. 190 号吐鲁番写本释读	201
西夏研究小史	203
评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	213
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及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	216
汉文书籍的西夏刻本	220
兴庆府和中兴府及有关问题的考证	225
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 ——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	233
《天盛律令》里的僧侣和国家初探	245
西夏佛教著作《唐昌国师二十五问答》初探	254

吐蕃传说中的两个西夏词	266
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	270
昔里铃部及沙陀后裔的神话：宗谱的忧虑与元代家族史	305
克恰诺夫教授不朽	326

世纪回首:中国西夏学的歧路彷徨

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科兹洛夫率领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来到了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初步的发掘带给了他们一些西夏文的字纸,也引导考察队次年在城外一座古塔内发现了总量不亚于敦煌藏经洞的巨大书库。20世纪著名的“西夏学”就是在这次发现的基础上产生的,透过出土的文献人们可以了解800年前西夏国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进一步实现对当今世界文化交融趋向的解读。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的收获以及后来中国西北各地的考古发现构成了这个学科的基本资料库,可惜由于研究工作的相对滞后,这些珍贵的文献始终没有得到批量刊布。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只能依靠外国人发表的整理成果进行再次研究,经常因得不到第一手资料而感到无可奈何。到了20世纪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了几近捉襟见肘的西夏学以充足的财力支持,使中国学者得以走出国门,把大量原始资料拍摄回国发表,从根本上解决了西夏研究基础资料匮乏的问题。不过,如果回顾一下西夏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纪末资金的空前投入似乎并没有给中国的西夏研究水平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提高,反而导致了从业者的学术目标乃至人生目标的迷失。毫无疑问,近十几年来的中国西夏学正在歧路彷徨,考虑一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许可以使我们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从而保持中国的西夏学沿着正确的轨道走向未来。

1993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关于整理刊布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合作计划开始实施。到目前为止,八开本的巨型图片资料集《俄藏黑水城文献》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3册,这项工程被看成了中国西夏学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受其启发,宁夏

回族自治区在 21 世纪初又推出了几种同样装帧形式的成套资料,计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的《英藏黑水城文献》(已出 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和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的《中国藏西夏文献》(20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2007),宁夏社会科学院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以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的《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据说还有《日本藏西夏文献》正在酝酿当中。

这些高质量图版的集中刊布极大地满足了西夏学界对原始资料的渴求,人们有理由期望中国本领域的研究水平就此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不过在真正的学术高潮到来之前,中国学术界对其本身的现状显然还缺乏清醒的认识,这可以从这几种资料集的编辑过程和后来的宣传尺度明显地反映出来。

作为国际学术界的共同规范,人们要求原始资料的刊布绝不能是文献照片的简单罗列和单纯的形制描述,而应该伴随着实质性的研究成果,即尽可能地对原始文献的内容做出准确鉴定和合理编排,至少要为每张图版给出科学的定名。如果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近十年所出西夏资料的编辑质量,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全部这些著作中,《俄藏黑水城文献》编得相对好些。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西夏文特藏来自科兹洛夫探险队 1908 年和 1909 年在中国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的发现,其数量占到全世界现存文献的 90% 以上。《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第 7 册至第 11 册收录了其中的几乎全部西夏文世俗书籍,编者对每一张照片都进行了认真核对,并且突破了文献的原始馆藏编号,把同一种文献的所有图版按照阅读顺序重新排列,令读者查阅起来非常方便。不过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献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得益于俄罗斯两代学者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由中国学者自己做出的鉴定并不太多。简单说来,中国学者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两部分:

一、纠正了前人对某些文献的误断。例如俄国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把带有完整书名的《三才杂字》和仅在版心保存书名简称的“杂字”误断为两种不同的书,又把《法则》和《亥年新法》这两种不同的西夏法典误断为同一种书,这些地方都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得到了纠正,可以视为编者在文献整理过程中的最大成绩。

二、改动了一些此前通用的书名。例如把西夏字典《文海》改称“刻本文海宝韵”、把西夏译本《贞观政要》改称“德事要文”。毋庸讳言,编者进行这些改动的初